

泉州七小时之旅

宋佳样

-

2004年11月1日，我听说有去泉州观摩梨园戏的机会，就积极报了名，因为我很想去，为什么呢？一是出于好奇心，很想看看梨园戏是什么样的；二是，太多年没面对真正的舞台和演员看戏了，小时候看的戏比同龄孩子看的要多，在评剧团少年班学习的时候，也要东跑西颠去观摩，有一次半夜坐火车赶回来，同学们半夜没办法回家，十几个人就住在离火车站很近的铁路住宅区的我的家里。旅途疲劳，同学们男生女生都有，一躺下，一个个就都进入鼾鼾的梦乡，可我却睡不着，很兴奋。所以这次也想有机会找一找少年时的感觉。

来厦门十年了，泉州很近，每次都是途经，但从未到市里留连一翻。

2004年11月6日，我和厦门大学中文系戏剧戏曲等专业的老师博士生和硕士生一行48个人乘上了开往泉州的大客车，出发时间是下午3点钟。一路上，窗外秋意凉爽，其实明天就是立冬了，在北方住久了，总是把厦门的冬天当北方的秋天过。但是车里有点闷，现代的空调车封闭森严，虽然空调在卖力地为我们送凉，但是没有外面的感觉好，大家都在忙着聊天，竟然没有人想起打开通风窗透透气。

除了外出旅游，一般总是呆在城里，看的景色都是束缚住的整齐对称的美，走在高速公路上，我更爱看那参差不齐的乡间田野，偶尔看到几只牛在田野里徜徉，成群成群的鸭子在水边，有好有坏的乡镇村民民居，想象着那里的人在干什么，里面什么样？心情舒畅欢快。钻过了两条长长的隧道，边听着我自带的MP3里的刀郎唱的“2002年的第一场雪”和欧康娜唱的“THANK YOU FOR HEARING”，想着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一会儿幸福一会儿感伤，

不知不觉到了泉州市，有人说正好用了一个半小时。车停在了泉州市艺术中心附近，我们要参观这里的南戏博物馆，刚一进门，有一些同学密密地挤在一个房间门口，走近一看，原来同学们都在等着释放身体废物。看有两个人上二楼了，我也跟着上去了，又有很多人聚在一间的门口，原来又是厕所，不过有人很快热情地告诉我厕所对面的房间就是展厅。于是我开始了我的参观。

原来我是从出口的门进去的，首先看到的是布袋戏的介绍，紧接着是南音，看到几样乐器不认识，问问周围的人也没有得到确定的答案，看大厅里人头济济，于是赶紧跑了趟厕所。回来正碰上周宁老师的博士生在解释那几种乐器，听了一会，又走到了高甲戏的展窗，因为原来在书上读过这种戏的介绍了，所以继续往前走，入口正面的博物馆介绍碑吸引了我，是英汉对照的。读了几行汉语，觉得自己是学英语的，还是看它英语是怎么描述的吧，于是开始读英语，读了一半就发现了三个明显的错别字，真想给它改过来，觉得让老外看了很丢脸，就连 LATE 和 INTRODUCED 都弄错了，惭愧惭愧，没看完，因为陈世雄老师在叫大家下楼了，觉得他挺严肃，不敢怠慢，多看了一行之后就下楼了。

晚上用餐，十人一桌，我们那桌多个小孩，有点挤，但都很随意，王依民同志弄撒了汤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我不在乎坐在他身边，因为我觉得生活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小小的意外才更有色彩，否则也许对这次用餐印象就不深了。通过这件事儿，王依民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，这个人很朴实。

晚餐后来到了艺术中心，晚上我们将在这里看戏。听说有师傅要带我们参观后台，陈世雄老师不放心地嘱咐我们关掉手机，到里边不要大声喧哗等。后台很简陋，比我小时候演出时的后台还简单，演员们在化装，大家一开始都围着女一号仔细观瞧，她扮相很美，不过我有点担心她的脖子，不知会不会用什么装饰一下。



有一个桌子上放了好多双鞋，而且每双鞋里都有名字，这是我以前没见过的，



小时候我演女一号，老师首先给我化好妆，穿好行套，不会换衣服了，一人只有一套。剩下的时间就是照镜子欣赏自己等着别人化装，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像王文娟扮演的林黛玉。我在后台转悠，回想着当年自己辉煌的时代，老师说我们该走了。我们上了一个楼梯，来到了舞台，舞台也和我小时候的不一样，有台阶，有高台，还有隔间，复杂多了，真想在上面唱几声跑一场，走几下台步来个卧云儿。无奈这已不是我的舞台了。

我们入场了，女生先进，男生没票，要等着跟总带队郑尚宪老师想办法进去。剧场不大，属于现代流行的小剧场之类。我们坐在那等了很久，中间进来了一些领导人物和普通观众，我右边坐了几位剧团的人，乐队演奏了一些让你进入遐想梦境的乐曲，悠扬委婉，动人心扉。正当边上有人说演出不会准时开始时，演出开始了。

《董生和李氏》原来是根据现代小说《乌鸦》改编的。一共有五出，出出动人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以下几个情景。第一是他们走的台步比较特别，有的是用脚尖承重往前蹭，还有类似现代凡人走路样，还有的不知如何描述了。第二是演员的声音运用得很好，扮演董生的龚万里和扮演李氏的曾静萍的假声，真声还有些许的美声调整适度，随着情景的发展发挥得恰到好处，彰显了演员的天分和功底。第三是舞蹈设计妩媚妖娆，大方得体，给人以美的享受，醉的感觉。女主人公李氏在《监守自盗》一出的舞蹈堪称浪浪美美美呀，不用说四十岁的光棍儿董生经不住诱惑，就是 80 岁的

老汉也难逃艳遇啊。第四是传统元杂剧的中显现的“间离效果”对我来说比较新鲜，利用乐坊插科打诨，使全剧充满的幽默诙谐。我笑了好多次，笑得很开心。第五是大胆的性表现，我并不觉得这是一出纯爱情戏，男女主人公走到一起并不是因为强烈的爱情，我印象中的爱情应该包含两种含义，一方面是柏拉图精神相知相爱，另一方面是双方性爱需求欲望的宣泄。而董生和李氏，一个没有男人，一个没有女人，而他们每天见的看得过眼的就是彼此，而且他们又都处在性欲旺盛年华，我相信如果董生周围有很多美女，而李氏周围有很多风流倜傥的帅哥，他们很可能走不到一起。正是因为当时的情景，他们才走到了一起，董生代表的就是一类男人而李氏代表的是一类女人，他们为了满足原始的欲望冲动而走到一起。剧中对此大胆火辣的表演堪称一绝。最后一点是我对他们谢幕的方式很是欣赏，给人一种余音袅袅的感觉，令人怅惘，令人留恋。而且我开始时为女一号脖子的担忧也没有了，因为她带了一条银光闪闪的项链。我的手鼓掌拍得有点疼了，看到本校的学生上台鲜花和锦旗，觉得他们受之无愧。

戏演完了，时间是一小时 50 多分钟。散场了，我们又上了车，开始返回，时间已经是 9 点半了。我和坐在身边的郑尚宪老师聊了聊刚看过的戏，解决了我脑子里的几个问号，郑老师患感冒，看得出他很难受，坐在他身边的陈世雄老师也在患感冒，两人同病相怜，我为他们的精神感动，带病陪我们这些人路途奔波看戏，这里没有任何利益只有奉献的精神在发挥效用。我感慨现在这样的人好像不是很多了。郑老师感冒症状很明显，忽冷忽热，穿了衣服出汗，脱掉上衣又冷，令人同情，我看邻坐的陈世雄老师脸色也白了，他太累了。倒是苏琼老师年纪小，精力旺盛，看上去爽爽的，回头看看大家，多半在兴致勃勃地聊天，少数也有东倒西歪的了。快夜里 11 点了，望着窗外厦门美丽的夜景，我为自己不虚此行而感到欣慰。